

银翼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封面题字：黄河

封面设计、插图：田克盛 谢辑年

银 翼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.375 插页7 字数114千

1979年7月第一版

1979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000册

书号：10118·166

定价：0.52 元

目 录

在国际航线上	李其宏 (1)
雷达连长	陶建军 (17)
一排一号	费祥令 (29)
丁香的心事	刘战英 (39)
飞 跃	武宝生 (58)
第一发炮弹	李吉宁 (68)
战斗的新航线	杨大群 (84)
婚 事	崔 放 (94)
伞训教员	克 岩 (103)
“毛毛头”茹飞	杨 争 (117)
“上线”中队长	樊雨田 (130)
气象兵卢燕	宿聚生 (142)
带 飞	王世阁 (162)
验 收	侯新民 (177)
万家福	刘海清 (183)

在国际航线上

李 其 宏

雪后初晴的冬晨，和煦的阳光映照着机场。在宽阔的停机坪上，几十架大、中型民航客机整整齐齐地停放着。机翼和机身上，周总理亲笔题写的“中国民航”四个大字，在霞光的辉映下灼灼生辉。

E 次国际航班的2414号大型喷气客机正在上客。红脸膛的，蓝眼睛的，金头发的，黑皮肤的，连鬓红胡的，秃顶福身的旅客，西装革履，高跟短裙，男女老少，花花绿绿。他们有的提着天府花生，有的提着山东莱阳梨，有的提着贵州茅台酒，有的提着南海红珊瑚。一对对，一群群，笑容满面地登上飞机。顿时，飞机客仓里英语、日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此起彼伏，整个飞机客仓简直成了个小小的“联合国”。

机长方志刚头戴大盖帽，身穿深蓝色飞行员毛料制服。

左臂上，别着一枚金光闪烁的中国民航航徽。他微笑着站在驾驶仓门口，笑容满面地迎接进仓的旅客。每一个旅客一踏进机门，就象一颗法码加在他心中的天平上，使他感到肩上的担子一码一码地加重。看看乘务员们忙不过来，他就走上前去，给这个旅客安排座位，给那位旅客往行李架上安放手提行李。他一边干，一边细心地观察，不时地用英语同旅客交谈着。要不是那身穿戴，人们准以为他是个熟练的老乘务员。

旅客都入座了，方志刚对乘务组长郭红萍低声说：“47号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有高血压症。46号是她的孙女，要送回去分娩的，据说这几天身体不太舒服，要特别注意。57号是位援建专家，一上飞机就咽唾沫，还准备了两个清洁袋，可能是怕晕机。45号是位商业经纪人，一坐下就试救生伞的按钮。39号问空中飞行时间，看来有急事。……有情况及时报告。”交代完，转身进了驾驶仓。

驾驶仓里，副驾驶、领航员、空勤机械师、报务员都各就各位做好了一切准备。客仓门的信号灯一灭，方志刚便向塔台请示：“1号，1号，2414请求开车。”

“2414可以开车。”塔台回答道。

空勤机械师接到方志刚开车的命令，一按起动电钮，涡轮一台接一台地欢唱起来。方志刚一松刹车，飞机徐徐地向跑道滑去。

客仓里，51号旅客对郭红萍说道：“空中小姐，请你给我一杯茶好吗？”

郭红萍感到奇怪。心想：一般旅客都是飞机在空中平飞后才要茶水，怎么他看飞机一滑行就要水呢？她思考一下，热情地问：“需要加糖吗？”

“不，谢谢。”

郭红萍转身到乘务仓里，用托盘托出一杯热气腾腾的龙井茶。51号旅客又说：“满满的。”

郭红萍不觉心里好笑：“难道怕我们没有茶供应吗？”解释说，“请先生喝完再倒好吗？”

“我有个怪癖，不满杯的茶不喝。”51号旅客固执地说。郭红萍知道外国客人什么怪癖都有，也不戒意，回乘务仓倒满茶杯，转回客仓送给51号旅客。

飞机起飞以后，郭红萍注意到，51号旅客自飞机开始滑跑，两眼就一直没离开茶几上那杯热气袅袅的茶水，象是在欣赏杯子上精致的牡丹花图案，又象是观赏香气浓郁的龙井茶色。飞机前轮抬起时，他立即端起杯子喝了两口，又放在茶几上。奇怪的是他喝得不多不少，剩下的茶水随着飞机爬高的坡度，刚好倾斜到茶杯的边沿。

飞机爬升到一万米的高空改为平飞了。上方，宇宙浩浩，碧蓝如洗；脚下，云霞漫漫，铺锦堆银。

方志刚看天气良好，就把驾驶盘交给副驾驶，走进了客

仓。这是他的老习惯，只要条件许可，飞一段以后，他都要听听旅客的反映。客仓里，有的旅客凑在窗口指指点点地观赏外面万花筒般的云霞胜景；有的在喝着茶，嚼着口香糖块，绘声绘色地向邻座讲述在中国的见闻；有的在向乘务员提出旅游方面的意见；还有的新闻记者在赶写着稿件。整个客仓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旅客们似乎不是呆在万米高空，而是坐在自家的会客室里。

方志刚来到46号旅客身边，见她皱眉闭眼靠在坐椅上，脸色发白。便问：“您不舒服？”说罢取来一条粉红色的毛毯，交给孕妇的奶奶说：“请您给她盖好。”孕妇睁开一双蓝色的大眼，感激地看着方志刚，连声说道：“谢谢。”

“没什么，别客气。”方志刚笑笑。

这时，51号旅客向方志刚招呼道：“你好。”

方志刚笑着点点头。然后问：“你有什么不舒服吗？”

“不，很好。”51号摇摇头，向前探探身子问：“你是机长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方志刚爽快地答道。

“我叫伯特里克，认识你很荣幸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“改装这种机型多长时间？”

“一年。”

“几号天气标准？”

“1比1。”

这位叫伯特里克的旅客耸了耸肩膀，没再说什么。方志刚却想：这个人怎么这么熟悉飞行术语？他走到乘务仓，郭红萍又把伯特里克要水的事说了一遍。方志刚思索地“哦”了一声，说：“你现在给那个孕妇准备几块白布单和止血药，防备万一。”

郭红萍点点头说：“你说怪不怪，她在北京协和医院检查时，医生就告诉她可能会提前分娩，劝她住院，可是她硬要往回赶。”

“她可能有什么实际问题。”方志刚笑笑问：“飞机上有医生吗？”

“有，就是39号座位的。”郭红萍回答，“还是个妇科博士，他很乐意帮忙。”

“那好，你当过赤脚医生，到时做他的助手。”方志刚吩咐完，回到驾驶仓去了。他想：这次航班可不比平常啊……

飞机在丽日晴空下平稳地飞行了三个多小时，进入太平洋上空时，前方却突兀起一座座乌黑乌黑的浓积云，象一堵不可逾越的陡崖峭壁，机上雷达已接收到雷雨的电波。天气突变，方志刚在地面准备时也曾想到，并也有他的飞越方案，但是，此刻他的心仍在咚咚地跳着：万一飞机颠簸起来，孕妇怎么受得了？弄不好，还会有生命危险。于是他向报务员命令：“请求改变高度层，从云顶飞越。”

飞行管理区指挥中心同意后，飞机便爬升到了临界高度，才把浓积云踩在脚下。这时，郭红萍报告说，飞机一爬升到浓积云顶，伯特里克就大声喊道：“前方有CB。”并且又索取了一杯茶。45号和57号旅客开始还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浓积云的奇景，听这么一喊，好奇地问：“什么叫CB？”伯特里克卖弄地说：“CB——雷雨，飞行的绝对禁区。飞机只要挨着它的边，也会这样的。”他用手做了个强烈颠簸的样子。57号旅客脸色一沉，赶忙把清洁袋拿在手中，好象他马上就要呕吐似的。伯特里克摇摇头，又骇人地虎着脸说：“钻进去就——”两个拳头互相一击，两手向外一摊，缩脖闭眼，作了个飞机爆炸之状。“OK！以前，我的一位朋友就这样见了上帝。”45号旅客听着听着，突然喃喃地念道：“真主啊，求您保佑！”这么一来，客仓里气氛顿时紧张了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乘务员忙耐心地解释。59号座位的黑人旅客也站起来，指着胸前别着的乘机纪念章大声地说：“我多次坐过中国民航班机，很安全。”旅客们都看着他，还是很担心，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民航的飞机在国际航线上出现的时间不长，心里不摸底啊。47号旅客还是六神无主，她一直在念着：“主啊……”等旅客情绪平静下来后，伯特里克又要了一满杯茶水。

方志刚听着郭红萍的汇报，脸上的神色变得严峻了，握着驾驶盘的双手，筋络越鼓越高。

“唔，起飞前要一杯茶，前方出现CB又要一杯茶，并且要满，为什么？”

不容方志刚多想，CB已经出现在眼前了。黑压压的乌云激烈地翻滚着、搅动着，东一堆、西一块地横在航线上。

客仓里，伯特里克在比比划划地说：“这样的CB，从顶部飞越已超过飞机升限，从云缝钻过，中国飞行员……不，他们只能绕着飞过去。”

妇科博士着急起来，他按了一下电子手表，讷讷自语道：“绕航？医学年会还等着我作学术报告啊！”45号旅客却微笑了：“绕航吧，绕航就安全了。”他那按住救生衣按键的手也收了回来。

这一切，郭红萍看在眼里，及时报告了机长。方志刚冷静地观察着CB发展的情况，心里掂量着旅客的反映。副驾驶由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阵势，向机长建议说：“从后部绕飞吧，那样困难少些。”

“不，按准备的第三方案飞行。”方志刚坚决地说。

“穿云？”

“你看，那两块云间距离，安全符合穿越条件，我们从那里钻过去。”

“中间气流不一定稳吧？”

“穿越时减慢速度，全机组配合好，可以安全穿过去。我们既要保证安全，减少颠簸，给旅客造成良好的旅途条件，

又要准时到达，不误旅客办事。”方志刚说着，轻轻一压左杆，飞机向左边的云缝飞去。

机仓里的光线骤然暗下来。伯特里克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，高高的鼻尖上沁出了一层汗珠。

穿云——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，他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，眼盯着面前茶几上那杯微微泛着波纹的茶水出神。郭红萍走上前来亲切地问：“你觉得不舒服吗？”他有点不知所措地摆了摆手说：“NO, NO! (不，不)”郭红萍又见他两眼盯着那杯茶，心想：“也许是茶凉了吧。”就说：“是不是给你换一杯热的？”谁知他一连又说了三个“NO”，弄得郭红萍更加疑惑不解。

雷雨区的情况越来越复杂。方志刚两眼圆睁，时而看看前方，寻找着符合标准的云隙，时而扫一眼仪表，判断一下飞机姿态，时而压左杆蹬左舵向左拐弯，时而压右杆蹬右舵向右飞行。飞机就象自行车行驶在弯弯曲曲的小胡同里。

“孕妇要分娩了。”内话机里传来了郭红萍略带惊慌的声音。

“全力照顾产妇！”方志刚回答，他感到驾驶盘的份量又加重了。他双手握紧驾驶盘，暗暗地叮咛自己：“一定要飞得稳些，再稳些。”虽说不慌，豆粒大的汗珠，却在额角滚动。他记得第一次远航非洲，送周总理出国访问时也遇到过这样的气象。在穿越赤道负荷线时，飞机就象怒海中一叶小

舟，很难驾驭，机组同志都为周总理的安全耽心。谁知周总理却在这时候走进了驾驶仓，轻松地对机组同志们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相信你们。”……想起周总理，方志刚顿时觉着有一股暖流流遍全身。他不禁从侧窗看了一眼机翼上“中国民航”四个大字，立时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。他不停地提醒自己：“方志刚呀，方志刚，不光是这一百多个外国旅客坐在你的飞机上，更是党和华主席把一座友谊空中的金桥放在你的双肩上啊！”

一片乌云向机头猛扑过来，45号旅客不由得大叫一声，顾不得祷告真主了，右手猛地向救生衣的按钮伸去。但在这时，方志刚敏捷地蹬舵、压杆、减速，乌云在机头前面扑了个空，灰溜溜地跑到右边去了。45号旅客擦着脸上的冷汗，不好意思地左右看了看。伯特里克见那杯满满的茶水仍是一滴不洒，脸上也露出了惊奇的神色。

乘务仓里，年迈的妇科博士看到飞机只有轻微的颠簸，不会对他接生产生困难，也就放了心。他一边笑容满面地做着接生前的各种准备，一边从容地和郭红萍交谈。郭红萍熟练地做着他的助手。胎儿破水了，不一刻，一声又尖又脆的啼哭，冲出了乘务仓，传遍整个客仓，给这小小的“联合国”增添了新的生命。旅客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过去，尽管他们什么也看不到，但是他们还是看呀看，后面的甚至站了起来，刚才的紧张气氛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婴儿

诞生了，诞生在中国民航的飞机上。婴儿的老外祖母颤巍巍地站起来，多皱的脸上泛起了微微的红彩。

郭红萍把婴儿包好，老人就把婴儿抱进客仓，挨个地接受旅客们的祝福。她口里不停地说：“看，她多漂亮，出生在蓝天的小鹰。”说着，她摘下自己的金戒指塞到郭红萍手中，郭红萍忙婉言谢绝了。老人不胜感慨地说：“您太好了！”接着有点愤慨地说：“上次我坐那个大国的飞机，要了一块热毛巾，给空中小姐两个卢布，她不收，我以为她不收小费，那知钱还没装进夹子，她却说：‘你为什么不给我美元呢？’啊，真叫人遗憾！”

飞机安全平稳地穿过了雷雨区，旅客们都长长地舒了口气，相视而笑。45号旅客按在救生衣上的手此刻在剥着巧克力，57号旅客把干干净净的清洁袋放回原处，59号黑人旅客打着口哨。

方志刚脸上的汗水湿透了两块手帕。待飞机回到原来航线后，他又一次来到乘务仓。

老太太见方志刚出来了，抱着婴儿迎上去，说：“你看看，多漂亮的宝贝，她是在您的飞机上生的呢！”正在喝红糖鸡蛋汤的产妇也感激地朝方志刚点头。方志刚热情地向她们祝福，见空气调节器还开着，他怕产妇伤风，就伸手把它关掉了。

当方志刚跨进客仓时，一百多双眼睛都迎着他。他见妇科

博士安详地坐在那里，走过去热情地说：“谢谢你为我们的旅客接生。”博士笑着说：“你在困难条件下为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，使我完满地实践了第一次空中接生，为我的论文又增添了一项内容，我应该谢谢你。”接着按了一下电子手表，问：“能按时到达吗？”方志刚有力地说：“能，虽然钻雷雨耽搁点时间，但可以追回来。”博士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方志刚来到伯特里克旁边，见他杯子里的茶水仍是满满的，便笑着问：“先生，你的茶凉了，是否要换一杯？”伯特里克神秘地笑了笑，端起杯子一饮而尽，而后把空杯在方志刚面前幌了幌，放回茶几上，两手一推，耸了耸肩膀。就在这时，方志刚看到他两手和自己的一样，布满了厚实的茧子，联想到他对飞行那样熟悉，猜出了对方可能是个同行，于是谦逊地问：“我穿CB时，有不妥的地方吗？”伯特里克说：“很好。我从窗口看不见CB区的全貌，过后我才知道你是对的。……”方志刚已完全知道对方准是个飞行老手，笑道：“请指教。”说完回驾驶仓去了。

一进驾驶仓，报务员递给他一份目的地的天气形势电报。电报上说，主机场下大雪，周围的备降场也都遭风雪的袭击，一个备降场雪小些，但时速近千公里的飞机也要飞半个小时才能到。这个情况使方志刚已经松开的浓眉又皱起了。

“机长，我看到雪小的备降场安全些。”领航员建议说。

“机场既然没有关闭，就说明还具备降落的条件。”空

勤机械师是个见多识广的人，平时很少说话，一开口，他的意见都是经得起推敲的。“我看还在主机场降落。”

“是啊。”方志刚看着空勤机械师说，“同样一个机场，同样的气象条件，别国的飞机能安全降落，我们如果去备降场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？再说，旅客里有产妇，有老人，还有等着参加会议的，都心急如火，不能按时到达，别人会说什么呢？”说到这里，他提高声调，激动地说：“同志们，周总理生前曾指示过我们：要认识你们工作的重要，要有雄心壮志，要给毛主席争光，要给祖国争光。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。”

方志刚说完，机组的同志纷纷表示：一定要以实际行动，实现周总理生前的遗愿。一定要按时在主机场降落。

飞机进入雪区了。纷纷扬扬的大雪，大有“战罢玉龙三百万，败鳞残甲满天飞”的气势，百米外就什么也看不清。伯特里克见此情景，对前座45号旅客说：“雪这么大，飞机很难降落了。”

45号旅客一听飞机落不下，立即惊慌起来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

“雪大影响飞行员的视线。”伯特里克说，“这个机场，条件复杂，几乎每分钟都有飞机进出场，空中走廊又窄，能见度差，弄不好就会双机相撞。中国飞行员——刚离巢的雏鹰。明白？”

“仁慈的主啊，救救危难吧。”45号旅客又喃喃地祷告起来。

“据我的经验，中国人会到二百英里外的备降场落地。”伯特里克很有见识地说。

“天哪。”妇科博士按着电子手表的按钮，表盘上所显示的时间象只大手在揪着他的心。“耽误了，一定耽误了。”

伯特里克刚张口要说什么，只见客仓里显示“请不要吸烟，系好安全带”字样的灯光亮了。接着，飞机按预定时间徐徐下降了。伯特里克的心不由得一提，心想：“难道机场没下雪？”但他毕竟是个老手，没有忘记自己的茶杯。他对郭红萍说：“空中小姐，麻烦你再给一杯茶好吗？”

郭红萍已经从方志刚那里知道他要这杯茶的妙用，于是非常热情地倒满一杯龙井茶送到他的面前，并且把这情况报告了方志刚。

方志刚心想：“他表面考的是我的飞行技术，而实质上是考我们民航的声誉，考我们对先进航空技术的掌握情况，考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。”他微微向前弓着身子，双手把驾驶杆柔和地向前推去，两眼象雷达扫描器一样扫视着仪表板。各种仪表都按着他的意志在变化，庞大的飞机按着他的意志在下滑。五十米，三十米，二十米……离跑道越来越近了。

“茶水，当飞机接地的瞬间，你还能这样平稳吗？”伯特里克凝视着茶几上那杯茶，心里想道。

……十五米……十米……眼看飞机就要接地了。突然，涡轮尖厉地呼啸起来，飞机又象箭一般地向大雪纷飞的长空射去。旅客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心随着飞机下降而高兴，又随着飞机复飞而紧张起来。45号旅客伸手要去拉紧急窗口开关；妇科博士双眉紧锁地看着电子手表；伯特里克则随着飞机的复飞端起那杯茶水，以胜利者的口吻对45号旅客说：“雏鹰的翅膀毕竟不硬！”黑人旅客也不禁在心里发问：“难道真的落不下吗？”

飞机在作起落航线飞行。伯特里克把一条字条交给郭红萍说：“空中小姐，请把它交给机长好吗？”

郭红萍点点头，把纸条送到了驾驶仓。

方志刚接到字条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机长先生：

我是你的同行，空中时间二十六万小时。在你困难的时刻，需要效劳请讲。

伯特里克·罗恩

方志刚轻轻地把纸条放在一边。他在想：“一杯水、一张纸条，说明很多外国朋友还不太了解我们啊，我们的一杆一舵的分量多重，周总理的指示含义多深！”他拿起铅笔，飞快地写了个回条交给郭红萍说：“马上送给伯特里克。”